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
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
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與刑
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
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耆老潸然淚零
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擯排其
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侶之惟公嗣興矻之堂堂萬夫
典刑梅溪之原蕭臺之下公車不駕巾無朝履蕭臺之下梅

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
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丙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來言先生將就頤汝 某 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
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及試增置生員又以嫌某敢見既
聖備數諸生先生率率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
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吝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
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
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遺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况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文何忍以過相侍一頃舍去夫以立

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
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頻歲而
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畱限遺吾黨耶且某
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
今夫孰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
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 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
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伯如其即戎誓與
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
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欲
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為通抑不
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
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與雲雨
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
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徃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今我
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愛辱
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
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固有太史雖微功
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毒潭忽若墜洲毒潭謂何其要日
頃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有會稽從兄

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
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兄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
自根祖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
願沒生為殺下兄苦游無以南北漏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
食貧去之能辭兄使淮壤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歷歷及
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嫁瑣瑣羈鞅曾兄來歸我棲旁舍當
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我中奪
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曰
祖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
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
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飾若見奇
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
靡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于向不一可以方

左衡從仲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歟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凡可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隕涕我思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成茲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洽蓋各有長矣矜畏密修者或亡涉事之具跡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繩剗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闊略而廢遺嗚呼安之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楮接連台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

不利于有司不皇寧于其躬而無息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哀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穉君之學問不為運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克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焚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殘見貽琅琅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生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押間以諧戲俄而肅飲訖去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園六年方揮南望君親生以為媿問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詎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櫛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街不施某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等畏交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既

祭張簡之

余讀祭閣公丈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川一席蠹書敗簡孔掃度歲旦且不懈施及春益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婿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哀子經室自為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壽屬在疾苦敏不憑棺窆不相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廼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寓哀因以自鑄魂靈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士以一死何難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
於宿客廝沒其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語人
以而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聞其私蓋衛生
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
食也日過余羹肉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如此死者至今
不近也吸茗飲水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
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准其
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惑也天留其年人害其名嗚呼
哀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
謂其疾聲遽色大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激敵
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

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
言恂恂至於居為畏友出為拂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
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木訥
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穉旁無強親蓋
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
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本
忽淪替中興耳扶欲起復甄明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
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
之躬行加之講肄克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
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
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

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
孰繼公於此時警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
條致之身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黨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
已矣逝將安賴祭具殺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
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耶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未嘆尚斯文其未煊僅千載而一日自
夫孔門之徒盡經行關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墜於佛老
多識不離乎筭傳惟公紹絕學之道統緬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登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况觀人物粵自秦漢勳

臣擅其器略儒雅隆於詞翰通人馬草草法士焉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文獻以為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
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末復先群疑而獨辨惟公之志
歐富韓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箒又將會同錯綜指
携集散回萬牛於絕韜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
識惟伏焯之方煽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言之
彼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違名近伯而實遠瀘州驥
之先祖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取余不其
何極訴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真精爽之一時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
可以堪宗媼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予
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
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誄刻之山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
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
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闕無相寄孥于旁盜騎屋山田園半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為夏屋能置
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
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椁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六雅涕曾未收復真斯等侑可無

文其尚忍寫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予家羣弗暇顧官
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難
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
粥饘亦有將母朝芳夕鮮老與稚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
如式還曾是无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
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
之祠蓋云倦倦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九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
媼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籍祿以為養與則田園室廬

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聘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
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塲屋得官而勢使然
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
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年
旅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辨護有婦族為
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通
俸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
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
及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
是侶傳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
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旦旦謀食歸田是遜匪教之素

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閫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
惟夫人厥婦之誌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
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誦夫人之賢尚來
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哉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折秋
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祇
自殘糴草彌原櫃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理我生空匱多
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計匪我私哀善類之憂息子是懲好
予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有
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俚吾
當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壽縣百年之
祭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
以驚有譁咲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
人交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衡門
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媿則
多事遠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
肺肝放像俎彛其為銘又刻切恠竒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今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今蓋雞酒瘞醢
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光遭時之偷交道口
哀我不能博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訖言未天
弗墮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章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
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
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
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
能規文以自鑄

族祭八一叔章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
坐玩意緒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
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
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殫

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决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歸露寃人事其何闕養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却私昵以密布紉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牙也足以汛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當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垂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道前嗟衆釋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掖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推什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翁誦予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夫兮淚懸河而何乾予之棄兮冥冥其安逝托予之學兮亦貧

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悲古兮弗當與害曼膚兮鼎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日暗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為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酬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羸爰始為儒被之家聲閭閻無慚鄉問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觴則為善士况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真冥嗚呼方女既笄實繁問名公為相攸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齎迺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

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藥公亟問拊時不寧及公昇鑿省
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於誰無舅甥所感此情雅有室廬
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
厚此酒恐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浹猶歟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
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崇廉忠信邁
往而絕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聚
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召之者矣至於龍
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
志流落不逢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焉而亦
不謂京元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
識二子之才往往摠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天人之

真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
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求
惟人主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同憤悲自謂遺憾蓋不但以
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其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祉之
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九奠等之三跪宜盛德
者不然將求傷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擊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
首天授之相有司之圭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沐嘉靖
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稅下黍彼有言戰此
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賞刑
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
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觥望弗及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矣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
于領祠至于賜第宿留經惟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
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
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得良辱愛辱知爲官窮楚遭歲
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詠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
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
其太略我持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紈企慕於前修
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
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
切磋收後尤於戲謹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黎酒
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蕪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傳
詮如公幾人庶幾像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書是不
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近崎嶇州縣曾諱自言既以民
庸著之淮壘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屬書
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處非宜而蹟莫前則天之命公非道
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鼎所錫比及三世中更百遭
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寃之臨汀之遷公論既聞忽若地厚
凡是天理善不可言某幸茲爲察情相後先即之應難之使
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東不壽有美
如泉

祭張孟卓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爲而美出

忠甫肥遯而孤鶩雅矢寬夫接于英彊亦有嫻經書華爲前
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卓妙齡王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及
屋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寢以弗終孟卓亦
逝將誰愆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爲文詞短章每爲駁不可
羈閑略注箋及試場屋向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衷憐屋賣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視九果晚
吾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著龜憂時過於和蠶每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痾殆若自捐嗚呼孟卓工於成家而
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
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書之
言筆墨倒顛屬予以婚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遂莫
爾悲爲之天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食
袍殆將無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且每與視夜肯
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泔費凡我族居以
私爲公凡我嗣息以異爲同亦既聲名朗謗是叢亦既黜仕
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心曲知余
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會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所
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連夫豈凡骨而及
賚余亦宵夢殊庭秘嚴有二黃冠縞衣擔簆求子食器與子
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
情失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尚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末有才如子與以自
培少却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我哀

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詎零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
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九日
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非移非傾譬彼松柏可以永壽則
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對
曾吟辭酌之尚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祠

吾邑之難聞于浙閩有廨一區洞無門限籍入誰家何所
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
見縲累歲于茲交相為貧間有惠令不怒以頻譬彼滌鼎
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獨飭堯為新一所不
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祀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曰動且以
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圯為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暇以
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於
嶼

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臭異自君屬疾愁心聚為
識者于鑿味者于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
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
嶼岫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末顯擬魏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
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
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
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矜愛好修而益振自發
軼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嘔拂無一疵之緇磷雖
混迹於堯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
嘉訟詬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叅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
噴酌氏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

敢云積善陰之勳勞忘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借老遽傷和
而損神嗚呼志如公之濶遠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
將策足於妻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忽兩觀之旅
歸捷矣進而酸意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肯劑方欽遲
於晚林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其
中也

祭善史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金
孟子之孝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五鼎
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
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嗚呼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

官無誣咨之助士無叨嗟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
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
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
進車馬赫奕常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
觀潮競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悵
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
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強宗為刻拳
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問巷悼內屬

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
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跡戚東塘之成通國
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
觴未舉衰絰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
豈禍福無端而自音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沉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
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不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籍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况於其
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間有八焉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間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恤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弼久夫人以其女孫歸

為吾伯氏婦傾烟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雜
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
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蘇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疴撫棺無及焉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懃言略尚昭鑒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榭墳誌

叔榭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利之周氏婦黨愛叔榭留之彌
年不使其女行叔榭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打
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榭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某老
矣父母日夜望叔榭以佐其歸決叔榭於是乘歸而已病矣
余與叔榭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絲鄉貢以第者唯叔榭一
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賀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各營
其子弟謂吾之不如徐君也今叔榭調長樂生簿弟及孫又
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愁苦無聊累月而叔
榭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榭名愧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
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續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太

守得其鄉慈雲院之後山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余悲欲楸之
親之恣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親者如此因以爲銘
云

林安之墳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堯有母王氏安之以
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墳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游最久余在城南時羣居累數百及屏
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歸太學遂過越安之
猶緬然凍餒逆旅以蟻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僦僕矣余察
安之勤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瘞
容倪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沙事物毫抄分志而趨於學余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柳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淑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高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禘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嗜
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訓齊兒女色莊
如文人至令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耆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鵬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玘來丞郡夫人曾大父姑從公問家法緣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霄以文名天下登進士第者至
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矣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聘
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辭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光維育之厥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婺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
君諱襄通判滁州君諱襄宗正少卿君諱襄兄弟始著累贈
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
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
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
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辛未歸葬于永嘉縣
吹臺鄉梅嶼山先屯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
余問學于薛士龍氏往往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往還全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
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適赴調又館於余
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處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
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
簿君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
推千秋嘗適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恙乎曰
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
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
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徇疆年三十盡捨故
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黔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
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
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善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
懽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言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趙和其言少賓亦自立我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永嘉聞其名出不意杖策來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報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謁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連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來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率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屈伸云誰不泯吁

嗟乎少賓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備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表經面墨拊膺哭拜曰其不孝其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憇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後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
州縣不勝其故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肯去以陰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乎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穎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華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稅嘗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塋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歲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著之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汝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叔祖父卒塋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其以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吉奉其柩紼于山陽
之嵒蓋夫人歸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 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 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家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妣亦憚寡家
日落二小郎昇盛門戶冷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謹
書一女愛甚擇以妻國子進士韓公某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維隣未嘗聞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損於叔祖之舊叔祖諱某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
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
八年十月庚申葬于永嘉縣建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
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
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苟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
氏經行先生丁其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
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
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中姊歸經行
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迄以讀書蜀文得官
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台林張氏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數十數年丈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
比君偕計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
地下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苟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
子思豫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絲成就如是而琳
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煩諭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十
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上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
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
維古論人必果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厥考好述匹我銘
旌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
貌沈沈偉然文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投持奏官志
甫雖自悼不第進士雖官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者

儒效送葉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讀書誦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
浸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以孔門之所教而傳也蓋
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讀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
食至于既窆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憫其身者皆諸士喪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遺古董好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有勸皆
不虛書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窆繼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後人頗謂惟至交口西罵之忠甫說甚長而未之厭予
也及見其躬行德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隨和唯諾一若

庸庸然吾何賢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遺龜勉如此猶久而後
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且愈難合使得其位施
行之則必恠之者愈眾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
意恐窮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
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
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
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仕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
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決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
不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
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
年也二子九几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信盧
楚將娶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晉銘夫子無

以易君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我
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歿其寧于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
旦日卒九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今將誰糾合以卒業夫
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
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
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勿不任事諸生分治其喪
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
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聽端叟學端叟從
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泊茶之雲川依薛公士龍
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泥無不愛於人故能分酸苦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後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
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
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
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
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妄得之
耶若是固不宜銘歟娶葉氏先卒有二女顧言以季歸諸鄭
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今謀以余之兄子師宇為之媿蓋端
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壤隆然者吾端叟
之宅也止過其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求妣王氏享年五十
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夫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夫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
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
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七年波始克葬于所
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
姑也予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
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預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
諸窳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
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二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東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蔡
確沈與求而其一入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
御史生鎮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與宗嘗為尚書郎出知
嚴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
御史召不起晚日益寔與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
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
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與宗不善為
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橐費且盡而劉氏姑
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
吾頭上一金釵乎鬻之而棺具與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
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與宗之得樹立其身
以答元母者宜人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
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印將
順毀飾飯菜為浮屠氏學以迄偕老焉呼以大父之不樂念
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與宗悲不能銘若遂不銘豈
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士而余又辱為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抑余志也且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一歲若干日而癸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曰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孰無人心其永勿傾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誌銘

劉端木墓誌銘

端木溫字嘉人姓劉氏諱春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大矣機父立已戴氏出也端木性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於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蘊抱貴不為人知貌言恂恂若庸人然見之者以為亡異也其試禮部余嘗問所為又何如但謝不能已而擢進士丙科復謝是適然耳他日過括蒼端木為其州戶掾問政何如亦謝如初比謁其守與郡之善士亟稱端木綜理之才所關白感風化在官無及之者余與端木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自其文辭政事不欲使余知之况他人乎願端木亡矣意所欲施為雖余未得盡知之也世多言古今人不同以余觀端木與

書傳間所載深厚有德之士異耶同耶端木為吏三年守其力然往往欲挑動之使自有言然後為舉之近創選人滿歲無舉主且再試端木即怡然將詣吏部而竟不言此其視古人特未知孰難也斯人也而在高位則士或知耻矣少得疾良已此器司戶時疾復作明年淳熙七年閏三月某日卒年四十五又明年六月某日後母吳氏夫人卒初娶朱氏某州司理參軍某之女逾年卒再娶宋氏故御史臺主簿駁書之女生一子小趙抱而養之於其父黨今幾歲十年閏十有一月某日宋與其伯氏奉吳夫人與端木之柩將柩于屋前山之祖壠卜人曰未吉遂殯焉宋氏之弟昌國主簿某能左右其女兄於是殯又能前事請余而為之銘銘曰
有相其孤系豈不昌有刻其墓名豈不長位若年耶誰尸此者天耶

陳子益母夫人墓銘

陳子端已自平陽將父天錫之命來再拜乞銘其母林氏余方銘亡友劉端木未暇也迺即館中越五六月請不已頃嘗過陳子之家見其父子兄弟少長坐立進退秩秩然無疾乎暴語無弗交之色於是端已請辭曰母氏歸為家婦逮事曾祖姑奉諸祖母以同居祖行無在者又奉吾父與世父母同居九五十年矣一佶先生鄉所見然敢以是為銘首余曰吾得銘而母也婦德莫如睦睦莫如能長久而母處三世之族且六十有四年而家人無改於其舊合二難矣德如是人謂之何銘如是人謂之何陳子再拜謝幸甚其葬日淳熙十年閏月某日其地所居萬全鄉管輿之葉原其壻朱次宣子明畏端已彫也端已從余學鹿為比丘

林氏達墓銘

民達諱忱姓林氏溫瑞安旣遊人祖考諱伯真考諱植妣孫氏娶程氏享年七十卒於淳熙十年六月癸卯男三人開闢閩女適章綾孫男女八人開早卒程氏亦先十有四年卒初民達葬程氏于所居里之椒原已而遷茶原遷葬之十有九日而民達卒開以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合窆于茶原而來乞銘銘曰民達善治生嘗為余言少遭父喪一日傭者數十輩逐門請所使又不能遣吾內慚於是夜為條履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以故益矜奮志亦浸長蓋民達治生以惠為取以華為儉以善忍為斷童僕鷄犬養之各得其欲樹木蔬蔌盡之各遂其宜亭榭門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繩墨也予鄉之言生理者歸焉嗚呼士習為浮辭以干有司之試苟中其度即得為官人予之州縣輒不理吏卒搶攘莫能整齊向使不限科目以能見推擇如民達者陳力於世烏可少哉民達

余里中人也計天下之六不但如民達者何限然而世常有之使之患余所以惑也州城之南距瑞安為路七十里土石墊陷行者病溺更太守數人欲繕宅之重其役不敢起民達慨然夷十里所以為式庶幾當官者見知有氣力捕隨和以自托不朽而亦弗就余讀太史公書至閭里布衣之士有節可

何君墓誌銘

初東萊呂伯恭以經學教授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其所居鄉諸生鮮自表見者為多吾宗同甫又嗣興之錄是東陽學者視它郡盛矣有何生造者與其族師說一日以謁至余與見生容上恂恂其東陽學者耶與之語出同甫所遺書果道生之父善教子遠學於伯恭甚久造適遇述則皆從邵康伯之學伯之之學蓋亦本呂氏書又言述至今能率乃父教

事諸戚毀元教令為學不懈如父在時古者重師友不以其
關繫風俗如此哉生以將柩其母杜氏夫人於父之墓既得
銘於同甫而以追銘其父來請余余雅不善為銘且杜氏之
銘併著夫君行誼甚美雖欲銘之必亡以出同甫之意外然
既喜得生又聞知其鄉學所從來於吾心有感也而次之君
諱松字堅才曾大父滂大父粹中父汝能何氏來徙娶之金
華蓋不知若干世而家東陽者於君四世矣以善輯柔其鄉
大姓積貲至鉅萬享年四十八於淳熙辛丑八月壬申卒越
二年得癸卯十月己未葬於縣松山鄉寶山原五子女四人
婿郭江輩嶠餘未行孫三人娶杜氏後君六年卒於是柩以
君才力曾不得嘗試於世其平生不可得詳也余聞志莫難
行於家名莫難著於鄉如君之內事治與學士大夫無異不
但整齊之詩書之習諳然其方輿也斯不謂行於家乎入其

國欲知其入顧衆所尊信者與否何如爾同甫數數為余言
宜銘斯不謂著於鄉乎以此可以觀考其餘矣銘曰
相爾同穴有美不止以余銘君豈亦可長

朱公向壙誌

初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
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惟故
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余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
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朝而後改葬重動
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
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
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
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齧墓之為
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朝而後改是

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
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
親微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又何也
吾友朱黼使來告葬曰其先君子以隆興元年某月日卒祖
妣以乾道二年某月日卒而二伯母伯兄若弟卒亦若干年
矣今為淳熙十有一年某始克以十有二月庚申葬祖妣于
邑施巖之西原以先君子前去墓百步得中嶼又以葬諸母
兄弟九四極黼也大懼不克如禮經惟先生寵識銘之以免
於罪又曰先考病且革有以上世墓不利請遷者先君泣禁
之曰暴言親之骨於地上而苟得活吾弟如死也又曰王母
附黼之言云爾誠如黼言其王母以附葬為是苟附葬雖死
禁也其父以遷葬為非是苟遷葬雖生不樂則朱氏豈聞禮

者也不惑於陰陽之說者也黼誦斯言也以為稱首乞銘者
是而猶緩葬余故曰俗成則知名之士不能免也余為斯文
既以慰解黼之悲因以勸人子也朱氏世家平陽杉橋里黼
祖母姓章氏享年七十八太學生陸之女父諱某字公向享
年四十四娶楊氏子男二人黻早卒四極之所謂弟也文四
人適其人某人一為浮屠公向能教黼章氏能成公向志揚
氏又世守之黼故得為知名士云

胡彥功墓誌銘

余讀陳亮同父所銘胡公濟之墓慨嘆天下之才有不能以
文自進而老於閭里蓋終篇三致意焉今見屬汪萬頃為其
子彥功行狀又亟稱其為人同父闕士多顧少許可者而萬
頃雅號長者不侵為語言二君於胡氏父子如此有以也夫
胡氏之世昌也胡氏家貲鉅萬中間少寬弛米鹽靡密愆其

故常家事幾廢而公濟且老矣彦功奮曰不可以當吾世害其家以戚吾親也廼一切屏故好苦華歸朴向之園池亭榭變而為耒稼之區向之賓客姻舊謝去而身與隸農同淡苦也如是數歲其富如初而彦功亦年已五十於是更治亭園延致賓舊以奉其親觴豆為樂復如初於公濟之卒又求同父之文刻之墓上歸善於其父人常言廢興有命自一飯不可以智得少有變衰之漸則偷怠不復自強以至於亡亦異於胡氏父子矣彦功諱某起居造次如學者且死為遺戒事詳整欲以七日葵飯僧若道士必以鄉父老與僮僕之曾服勤者相半蓋不惑於日者釋老家之說得年六十四娶黃氏章氏皆早卒子男四人廷芳廷廷廷芳女適新岳州錄事叅軍梁竦前監筠州酒陳充將仕郎曹致中黃公黼孫男女二十有四人曾孫三人萬頃之狀云爾其世敘鄉里具同

父之識廷芳以狀識來乞銘余喜次二文之後為之書門金聞東陽劇難治而巨室為甚頃過其縣所次舍見其人往往敦朴敬客而崇師友今得胡氏事嗣興其家一以農圃為本自世所謂兼并機變之巧者秋毫不肯也則其風土固厚與所聞反謬而為吏者類以擊強為能孰與訪求如胡氏者旌異之使他族知勸乎余為斯文以告來者因以為銘云

承事即徐公墓誌銘

公諱迪哲字某姓徐氏世溫之平陽人子誼吾友也乾道八年吾友之同第進士者獨余不幸蚤孤不逮事父母而諸君之親尚多無恙里中人往往以為賀未幾連哭吊三四人至是又哭公焉方初第時三四人者或在甲科或為禮部第一人里中之致賀者謂君旦夕宦達其及親宜如何而其親亦自喜幸甚今十三年矣皆為吏州縣類不滿歲以憂去誼立

朝稍久以太常丞遇大饗明堂天子加恩群臣授公京官而亦命下之逾月以卒嗟乎士宦達不達何足道哉而憲故交徧至此余故於銘公悲以感也公慈惠篤厚不緣歸辭終其身於人怡怡其子弟廝役無不意滿而誼復以經明行修善與人交聞於當世蓋州閭長老嘗識公者見誼即喜以為伯公天下之士識誼者或見公又喜伯誼也誼年且四十未有子公念不釋已而婦娠又念萬一幸得孫而客都下保養乳母未必善視兒也即挈其婦還鄉得孫而公病矣誼倉皇告歸後蓋棺之日始至公曰苟誼有子雖不在吾左右甚樂誼曰苟知公不死於其手雖卿相不願也大父某父某娶其氏年若干卒於淳熙十年某月以明年二月某日葬瑞安米幕野明教院之後山長子之仁蚤卒於是附銘曰天完而固深坎而厚封樹者是誰之墓歟其子徐子之父歟

惟其考慈足以有此萬有千載誰非人子

新歸墓表

新歸墓表者為林氏作也初唐與先生林介夫葬其考妣於新歸唐嶼而廬於旁唐與在瑞安縣治之北二十里新歸在唐與西三里繇先生而下再世葬梓與其孫諱松孫始附唐與之墓東百步曾孫諱仲損又附墓西一里所九從先生考妣葬新歸者三世於是玄孫懣載將奉其母柩合焉余乃為之表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以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况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婆娑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斥麻瓦豆具酒款以延之請與出遊則佳山水無不至者而特罕趣郡是時

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弗講先生少
從管師常學師常與孫覺輩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
學以其說竊教授鄉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
生乃矍然顧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求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其後春秋既為世禁先生竟不復仕而周公恭叔劉公元承
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
然為文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
紳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誣非孔
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
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暇以姓字他
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
曰先生之力哉先生諱石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考諱定妣戴
氏三子諱晞願字幾老晞孟字醇老晞韓蚤卒幾老醇老皆

游京師從龔氏學亦不得壽家無壯子弟失其行事醇老一
子曰松孫字喬年者最知名喬年少孤母曹氏改適城南張
公子克嘗舉八行為國子學錄所謂草堂先生也生張孝愷
字思豫二子長甚相懼其尚氣節襟度易直與人傾盡儀容
修整又甚相侶然皆事母孝喬年曰吾母也吾弟盍從以如
我思豫曰吾母也吾兄盍從以歸我率不十日半月必相往
還蓋二人者在母旁偃偻怡怡唯謹退而論經史或世務即
不相取下語聲驚四鄰喬年有詩易學晚而好尚書其為文
雅潔而善道實事最厚陳公少南子從之游女以嫁其友張
仲謹喬年雅不樂舉進士少南先達復以說春秋觸忌諱流
落嶺表以死喬年遂與沈東美謝叔望諸君修先生故事保
丘墓善風俗自號允光居士然至感憤為詩每一篇必曰憂
邊云云紹興之季後進多宦達及言高尚有舊隱典刑但曰

喬年其所蘊抱人未必盡知之也娶葉氏謝氏皆達事曾夫
人喬年以乾道四年十有一月戊辰卒享年七十四葉氏先
四十三年而卒謝氏後十五年而卒各一子其一人葉氏出
者是為仲預字炳之余及識其人恂恂而有守能世其家者
也娶東美之子夫婦自以家法相賓友人之見炳之者則曰
是似喬年見沈夫人者則曰是似東美也其親戚相馴梁率
恩勤侶兩家吾里中人時節相問饋不絕有吊慶事父尤子
弟皆至忻戚盡其情者必兩家也喬年以事出母空窮不恤
病之與婦沈服勤未盪以盡歲晚之惟初萱堂成士大夫多
樂道之者至炳之祖子孫事其親如一人謂之萱堂林家云
炳之以乾道七年三月癸卯卒年四十有九沈氏以淳熙十
二年十有一月戊寅年年六十有四三子懋載鼎鼎早卒一
女適新福州古田縣主簿徐宏其一人謝氏出令仲愚也二

子折充蓋新歸墓先生之卜壙其父也以嘉祐母以元符相
距四十年後七十有一年為乾道四年十有一月甲申而喬
年祔又五年為乾道八年十有二月丁酉而炳之祔又十有
二年為淳熙十年十有一月乙酉而謝氏合于喬年之穴又
四年為淳熙十有三年四月癸酉而沈氏合于炳之之穴凡
一百二十有九年之間三兆六柩而幾老之子諱壽孫字雅
仁孫興祖字慶之醇老少子諱時可字叔遇孫諱誠之皆以
序從壙墓下而不得其行事故不著餘則祔梓與

陳 某 曰元符至今百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自公侯將五
世希不失者有以布衣而燕及其後載也從余學又以文行
見推於其友人以為林氏必大也嗚呼以勢利者如彼以德
者如此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八

一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二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三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四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五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六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七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八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九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十 齊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魯 之 國 也



